

警隱子
大經
書經補遺

讖書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擎經室外集卷二

讒書五卷提要

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四庫全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所載卷帙與此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求之未獲蓋佚已久矣是編依舊鈔本影寫方回跋稱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皆憤悶不平之言不遇于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今觀是編益信回言之不虛然隱既仕吳越能請舉兵討梁勸伐無道侃侃大義又豈僅以文士見稱哉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脩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

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
寒而虜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
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
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
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
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
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
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
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

嗣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
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
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
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置江常有二
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二氣
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煜煜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口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幙辟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雖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真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唐宋僭僞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

無赧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儉邪輩豈無繙章續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君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日前進士東嘉黃真輔德弼父書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謂予以諱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敘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
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

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
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
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
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
不苟出懼其羨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
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
岳淬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
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

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成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
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薰網而逝而網也者
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
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祈
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
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
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心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

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剗割心有貪狠性則崇軒大廈不能駐其足矣有剗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耻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禹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

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閑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
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
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
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
不斂片飄飄在中汚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
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
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
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